

# 千年吉语送吉祥 “渠乐未央”说瓦当

## ——由两块瓦当说到汉安丘故城文字瓦当缘何受推崇

近日，一块吉语“安乐未央”西汉瓦当在网上走红。“未央”听上去就是“未阳”，非常应景，此番走红可谓恰逢其时。

“安乐未央”是汉代常用吉语瓦当，此瓦出土河北省正定县汉代遗址，篆书，逆向顺读，具有隶书笔意。这让笔者想起了安丘也出土过一块类似的汉代吉语瓦当，名曰“渠乐未央”，同样值得说道说道。

►“渠乐未央”瓦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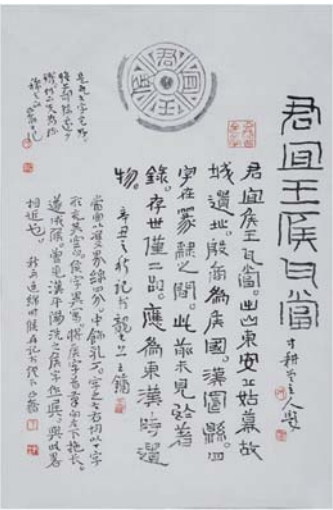
□张漱耳

### 文字应该怎么读

首先说一下瓦当铭文的读法。起初有研究者认为此应该读作“乐未渠央”，理由是“未渠央”是一个汉语词汇，读音wèi qú yā ng，亦作“未遽央”，解释为未能仓猝即尽。我对这一意见是无法苟同的。一则，“未渠央”（或“未遽央”）最早出于陶潜《杂诗》之三“严霜结野草，枯瘁未遽央”；以及稍后王安石《少狂喜文章》诗“良夜未遽央，青灯对寒更”；张孝祥《水调歌头·泛湘江》词：“莫遣儿辈觉，此乐未渠央”，三个作者皆为汉后，陶潜晋代，王安石和张孝祥北宋。二则汉代瓦当虽然有这种读取顺序，但是如果读为“乐未渠央”，意思就会变得非常不吉，这是不会刻在瓦当上的。

综上，还是读作“渠乐未央”更为合适。渠，可以理解为古老的安丘地名。春秋时期，安丘曾称“渠丘”。《左传·成公八年》有“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，假道于莒，与渠丘公立于池上，曰‘城已恶’”。考渠丘城在今安丘南部，当时在该过路的使臣眼里，渠丘的城池很破败。地名这是其一，安丘的第二条大河就叫渠河，都与之相关。安丘这块“渠乐未央”瓦当出土于汉代安丘故城。故城为安丘侯国城邑。《史记》载“汉高帝八年（公元前199年）七月，封将军张敖为安丘懿侯，食邑古渠丘地三千户，国名安丘”。在今安丘城区西南8公里、牟山北1.5公里处。基本呈方形，高出地面一至两米，高处可达六到八米。面积一平方公里余。自汉初至隋，存续800多年，留有大量文物古迹。

山东地界儿能聚堆出土汉瓦



▲王镛关于“君宜王侯”瓦当的题跋。

当的地方屈指可数。迄今为止，只有三个地方：临淄的齐国故城、北海的安丘故城和北海的朱虚故城。

齐国故城和朱虚故城瓦当发现较早，广被研究并领略。唯安丘故城瓦当出土数量少，知者稀。因为它在当代遇上了特殊情况。上世纪“大跃进”如火如荼之际，安丘举全县之力，在故城遗址修建牟山水库。当年就于城垣废墟城西南1.5公里外董家庄村后，发现了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。

正是修建起的水库，将故城遗址全部没入了水底。其间偶遇累年干旱之时，城垣露出水面。由于明显高于周围地面，轮廓清晰可辨，附近居民不断从中发现汉代零散的残砖碎瓦、土陶瓦片、画像石砖等遗物。尤其文字瓦当，独具特色，件件珍品。

### 细观“渠乐”元素多

“渠乐未央”瓦当由库区兵马营村民捡拾。半圆边沿残破，但文字尚好。汉时安丘故城背靠牟山丘陵，前临沂山流下来的汶河渠水，自西南蜿蜒东北，整个城邑在山环水抱之中。当时烧制建筑物瓦当，将“渠”置于首承接欢乐不尽的“乐未央”，是太在情理中的一个创意了。就如汉高祖七年的长乐宫有“长乐未央”瓦当，“渠乐未央”瓦当，当是祈愿渠丘太平，福乐无尽。

篆书在汉代瓦当上，主要与建筑环境相吻合，把文字图案化。这是它最基本的构图制作原则。所以圆形的当面上，是文字纹饰并存，出现了点线相辅，穿插呼应，或削短引长，直曲结合烂漫多姿的文字形象。“渠乐未央”即是块文字与图案结合完美的瓦当。一般瓦当上的字都是简化，它却相反，不仅设置了精美图案，而且辅助丰富的元素，如星宿、树木、建筑、海河、祥云等；对待文字的装饰，体现了图案至上，甚至超过了文字的表达功能。四个字不见任何“巧”和“妙”的字形简化，反倒对商周时代的图形文字有所继承。如“渠”起笔之偏旁三点水，水波纹斜延伸到底；“未”字的中心竖笔，以兴盛的抽象树木纹为饰，同时把处在最大空间的“未”字横笔线条末端加以屈曲环绕。在较大的空白处则饰有细小的装饰图案，或细线条，或添加单独乳丁、星图，来解决单元面积的文字本身繁简造成的差别矛盾，来实现笔画相对匀称、分量相对对等的布局，可谓匠心独运。

### 关于“君宜王侯”瓦当

故城遗址由于没入水底六十余年，当年除了郊区周边，中心基本未被发掘，因而出土汉代瓦当并不多。但是仅仅是零星捡拾的几块，已令行家喜爱有加。

今年2月中旬，著名金石书画家王镛在北京搞了个“吉瓦题跋鉴赏”展，其中一幅“君宜王侯”瓦当引起了笔者注意。王镛先生在拓片上有时间不同的三次题跋。问题出在辛丑之秋的题目。文曰：“君宜王侯瓦当。出山东安丘姑幕故城遗址。殷商为侯国。汉置县。四字在篆隶之间。此前未见于著录。存世仅二品。应为东汉时遗物。”

当看到上面的“君宜王侯”拓印时，笔者第一反应就觉得题者可能被误导了。文中“出山东安丘姑幕故城遗址”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姑幕城为今安丘市石埠镇驻地，解放后文物工作者在此采集的标本有陶豆柄、残刀币等，但没有一块完整的汉代官瓦。因为姑幕城是殷商侯国，历经了商、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秦后就已渐次衰落，至东汉年间，被赤眉军首领樊崇攻破时已被称樊王城，史书明确记载当时的城墙为土质，充其量也就是个三等小县。能出土这种文字设计达到巅峰的官瓦那是天方夜谭。那么，不是姑幕，会是哪儿呢？笔者在安丘故城遗址见到过一块“君宜王侯”，除了上部轮边残缺的不同，与拓印是同一个品类。而这块“君宜王侯”是2016年秋，因为连年干旱，水库水位大大下降，原库区搬迁上岸的山前村村民王师儒（已故）于库边捡到的。当然所谓的“存世仅二品”也站不住脚。

不过，王镛先生以学术角度对“君宜王侯”的二跋、三跋说的很到位：

“当面对以双界线四分，中饰乳丁。字之左右均以丁字形充其空白。侯字异写。将侯字首笔向左下拖长。遂成侯。曾见汉平阳洗之侯字作侯。与此略相近也。”

“是瓦之字完好。唯上部轮边少残。仍不失为珍稀之品。”

“君宜王侯”书风在篆隶之间，字体方正，笔画洗练。王镛先生是题了又题，可见有多么欣赏。

窥斑见豹，一叶知秋。零星出土的安丘故城官瓦在书体、形制、含义方面蕴含了其它瓦当相同的传统元素，又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精神价值，值得研究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马纯潇 魏银科 组版：刘燕

“研究”一词，在古汉语中，本义指司法领域中的查验案件。如《宋书·谢庄传》有“督邮贱吏，非能异于官长，有案验之名，而无研究之实”之语。至20世纪初，“研究”才有了现代词典上的意义，指“探讨考究、精研深究”。作为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机构的“研究所”，在我国的历史算来却只有一百多年。史载，清宣统二年（1910），山东巡抚孙宝琦在济南倡建山东河工研究所。

□张继平

孙宝琦为浙江人，清末曾担任顺天府尹，驻法，驻德公使，津浦铁路会办。1909年6月，孙宝琦调任山东巡抚。1911年11月13日，孙宝琦宣布“山东独立”，出任山东都督，并把珍珠泉的抚院改为都督府。10天后的11月24日他又宣布取消独立，仍称巡抚。孙宝琦如此朝秦暮楚，令革命党人无比义愤，“议灭掘祖坟开族类，以泄公愤”；清廷更是要对他严加诘责，他曾自喻“君亲两负，不可为人”。当年12月17日，孙宝琦被正式解除山东巡抚一职。民国成立后，他又复出，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、税务处督办、审计院院长、财政总长、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。1931年2月3日在上海病逝，终年64岁。

在济南任职期间，孙宝琦十分重视黄河水利的治理工作，大力倡办专门研究机构，培养“治河人材”，建议朝廷增设“总和大员”，以协调各省之间的黄河水患治理工作。他认为，应把“河工”视为“非久于阅历，不能得其奥窍”的“专门之学”加以研习和探究。

据《清史稿·河渠志一·黄河》记载，“（宣统）三年，东抚

## 孙宝琦创建山东河工研究所

### ——济南黄河故事④

孙宝琦言：‘自黄入东省，河道深通，初无修防。积久淤溢，始筑民埝，紧逼黄流。嗣经普筑大堤，而复令民守埝。埝有漫决，官无处分。直、东两省，定例皆然……河工为专门之学，非久于阅历，不能得其奥窍。亟宜仿照豫省定章，改定文武额缺为终身官，三省互相迁调。臣上年设立河工研究所，招集学员讲求河务，原为养成治河人材。如设厅汛，此项人员毕业，即可分别试用，于工程大有裨益。以上四端，必应兴办。臣愚以为宜设总河大员，历勘会商，将三省常年经费百数十万，统归应用，俟议定大治办法，随时请拨，俾免掣肘而竟事功’。文中的“上年”，即清宣统二年（1910）。由此可知，110多年前，作为山东一省之长的孙宝琦便创立了山东河工研究所，而且此“研究所”不仅“讲求”河务，同时还培养水利人才，属于集科研、办学为一体的近代科研教学机构。创办当年，该研究所重印的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传世至今。

（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藏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一书，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，2022年11月出版）



山东巡抚孙宝琦